

集部

文章軌範卷四

宋　謝枋得　編

小心文　相字集

此集文章古得道理强以清明正大之心發英華果鋭之氣筆勢無敵光燄燭天學者熟之作經義作策必擅大名于天下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五字句 行而宜之之謂義七字句 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八字句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十字句○開端四句四樣句法此文章家巧處 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上句長此兩句短便頓挫成文 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此所以謂之虛位 老子之小仁義非毁之也其見者小也當看莊子 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此語出老莊之書 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

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此一篇斷盡聖人之道與老子之道不同處更以莊子胠篋馬蹄篇觀之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三字句黃老于漢四字句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十字句其言道德仁義云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孟子說歸楊歸儒今變歸字為入○文公去陳言自撰新語只是把古人文章變化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入于楊墨佛老者必出于聖人之學主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為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為汙噫後

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于口而又筆之于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而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

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好句法）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此一段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聖人之道有功于人非佛老可及）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勌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

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至而爲之防此一段連下十七箇爲之字變化九樣句法起伏頓挫如層峯疊巒如驚濤巨浪讀者快心暢意不覺其下字之重疊此章法也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文勢有頓挫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此數句送文暢序同意可併看何也頓挫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第一句四字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第二句十字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

事其上者也（第三句十七字由短入長此是章法）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第一句七字）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七字）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第三句二字此是章法）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而不見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

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佛老之言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援大學之言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

事（極論佛老之禍天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好句法）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好句法）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此一轉妙）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此三句短）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此一句長）其服麻絲其居宮

室（此二句短）其食粟米蔬果魚肉（此一句又長）其爲道易明其爲教易行也（此一句合二句爲一句○連下九箇其字變化六樣句法與前章爲之字相應此是章法）是故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上三句一樣句法第四句便變化十三字一句此章法也）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字法）廟焉而人鬼享（字法）曰斯道也何道也（文有收拾有關鎖）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

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兩句絕妙○六句直下來如良馬下峻嶺如輕舟下長湍若無一句攔截便不成文章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文有頓挫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程伊川云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沒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其說本于此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此一轉有萬鈞筆力不如此斡轉如何收拾結得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佛老之道不塞聖人之道不流佛老之道不止聖人之道不行句法最巧人其人句法火其書句法廬其居句法明先王之道以

道之此是句法鰥寡孤獨癈疾者有養也此一句出禮運其亦庶乎其可也一篇皆大議論結得尤有力○結得似軟而實健言有盡而意無窮

與孟簡尚書書韓愈

此書多有巧心妙手抝不盡須是面說

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者此傳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自以

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别乃人之情非宗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此以下丈有氣力有光燄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

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于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于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此一段説佛必不能禍守道之人理强辭直有氣力有光燄）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説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不爲禽獸也（此一段先鋪張）

楊墨爲禍于天下甚大可見孟子有功于天下後世甚大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于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

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于今泯泯也其禍出于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此四句似抑而貶之）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此二句又揚而張之）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此四句又抑而貶之）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此一句又揚而張之○只此一句發明孟子之功何必多言丈勢如力重九鼎亦從論語孟子說管仲變化來）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此一段發

明孟子闢楊墨之功有抑揚有翕張漢氏以來此以下說此時有釋老之害羣儒區區脩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寖以微滅于是時也而唱釋老于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于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于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韓文公推尊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實自推尊以爲功不在孟子下此一段以孟子與已對說文勢抑揚輕重雖曰賢不及孟子其實自許其功過于孟子雖然使其道

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毁其道以從于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張籍皇甫湜皆公門人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

凡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増慙懼死罪死罪

聖賢立言與庸衆人異貶一人不必多言只一字一句貶之其辱不可當褒一人不必多言只一字一句褒之其榮不可當孔子褒管仲只四句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

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孟子學孔子者也許百里奚只三句相秦而顯其君于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韓文公學孔孟者也褒孟子初只兩句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終只兩句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正與孔子褒管仲之語同歐陽公作蘇老泉墓誌語云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公父子一日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之文章遂擅天下亦得褒奬法

上高宗封事　胡銓

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其文想見其人真三代以上人物朱文公謂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為第一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此八字的當王倫出身本末見王倫賣國之由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金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北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好法是欲劉豫我也好句

法
劉豫臣事金人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敵人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敵人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毁冕反顔事仇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

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仇讎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金人則仇讎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仇讎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敵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金人變

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纍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事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强敵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于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金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

之欲屈萬乘之尊下北面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虚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内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

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很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奮九合之功爲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東南之民歸漠北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叅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敵可講和近

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覊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後生熟讀此等文章下筆便有氣力有光彩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起句健章子厚猶以爲褒文公太過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似孔子廟記自來其逝也有所爲起得健接亦不弱故申吕自嶽降傅説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于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

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句法好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此是的確之論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得君行道如房杜姚宋不能救而文公獨能之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矣褒文公出此數句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

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嶽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 于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于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

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此數句合祭法見文公廟不是淫祠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

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牓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披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畧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

歷舜九嶷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釣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東坡平生作詩不經意意思淺而味短獨此詩與司馬温公神道碑表忠觀碑銘三詩奇絕皆刻意苦思之文也

上田樞密書 蘇洵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一篇之骨在此一句說天之所以與我者占得地步

高亦從論語中夫子言語變化來

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第三句如此變化始有力發于其心出于其言見于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畀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

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知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于道途而不倦不愠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

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沉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此一段有力飢寒困窮之不勝而號于人此是說文公嗚呼使吾誠死于飢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

之不肖何敢自列于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此一段筆力尤髙　今洵用力于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于今而傳

于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于心也若或
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
于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
已故其心有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
執事于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飢寒困窮亂其心而
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
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
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

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有收拾有關鎻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爲獻平生之文

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内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于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責字有照應有關鎖

上范司諫書

歐陽修

當與韓文公諍臣論並觀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名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

勿卒未能也（起不立冐）司諫七品官耳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子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于時不得

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于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于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

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册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也近執事始被名于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于前而不能料于後也將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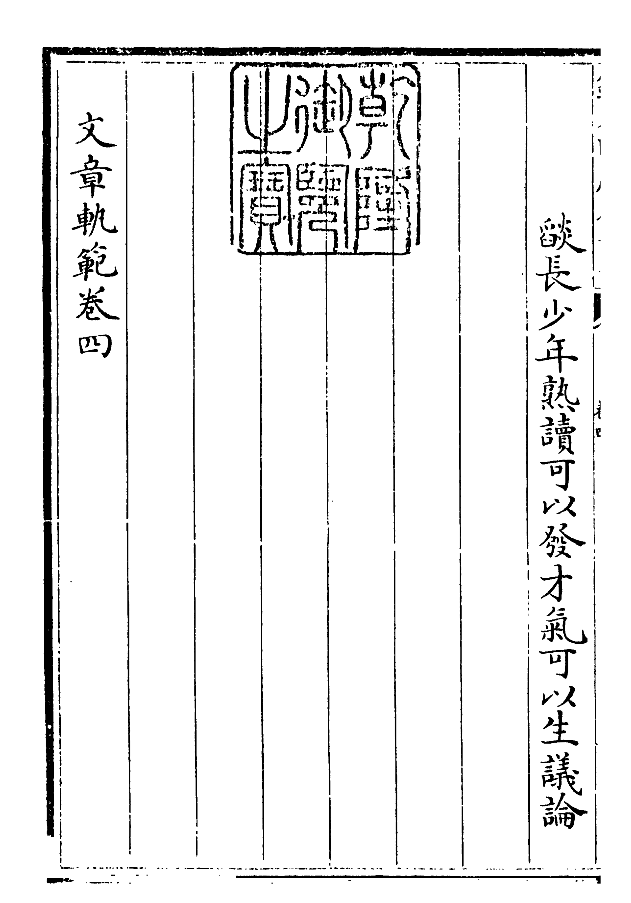
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爲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强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此之時豈無急于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

官七年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

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此一段合人情范公見之必感動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觧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有收拾學韓文

歐陽公文章爲一代宗師然藏鋒斂鍔韜光沉馨不如韓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學韓不成亦不庯腐學歐不成必無精彩獨上

范司諫書朋黨論春秋論縱因論氣力健光



餘長少年熟讀可以發才氣可以生議論

文章軌範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軌範卷五至七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王嘉曾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貢生臣王時發

文章軌範卷五

宋　謝枋得　編

小心文　有字集

此集皆謹嚴簡潔之文場屋中日晷有限巧遲者不如拙速論策結尾畧用此法度主司亦必以異人待之

師說　韓愈

道者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業者六經禮樂文學之業惑者胸中有疑惑而未開明也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第一段先立傳道授業解惑三大綱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第二段先説解惑不可無師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于吾乎

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第三段說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即師之所存嗟夫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第四段慨嘆後世師道不傳人如何無疑惑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古之人愚益愚今之人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第五段說古之聖人其過人也遠矣猶且從師故聖者益聖今之衆人其不及聖人也遠矣而恥學於師故愚者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係乎從師不從師而已此此是臾關文法要看他巧處愛其子擇師

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
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
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此是雙關文法要看他巧處或師焉或不焉此是
于其身也則恥師焉○此一段亦是愛其子擇師而教
句讀之不知或師焉與小學相貫惑之不解或不焉與
大遺相貫此是
文公弄巧作文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第六段說令人愛子
則擇師而教之所謂師者不過授書習句讀而已至于
其身則恥于從師不以傳道解惑爲急童子句讀之不
知則爲之擇師其身惑之不解則不擇
師是學其小而遺忘其大者可謂不明巫醫樂師百工
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

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其不復可知矣第七段說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從師士大夫之族以弟子從之則為人所笑問其所笑者何事則曰弟子與師年相若道相似或曰弟子位高師位卑則足羞弟子無官師官盛則近諛此四句應無長無少無貴無賤八字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第八段慨嘆後世不知有師道士大夫之族恥于從師是智不及巫醫樂師百工之人矣聖人無常師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

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第九段說孔子無常師問學于萇弘問禮于老聃問琴于師襄問官名于郯子遇有事之精者即問之即以師待之此四人者皆不及孔子也○論語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皆吾師也以孔子之事可觀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在吾前術業有傳攻者雖聖人亦師之不以為恥況衆人乎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請學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第十段收歸弟子李氏子從學之意作師說之因貽遺也

獲麟解 韓愈

麟仁獸麕身牛尾一角角上有肉不食生物不踐生草王者有道則麟出毛蟲三百六十麟為之長為四靈之一

麟之為靈昭昭也言麟之為靈物甚分明詠於詩毛詩周南有麟之趾○一句三字書於春秋春秋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二句四字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歷代史傳所記及諸子百家書皆說麟○三句九字此是章法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雖婦人小子不出戶庭無高見遠識亦知麟出為王者之祥瑞然麟之為物不畜于家然麟之為物不可畜養于人家不常有於天下麟為四靈之一王者之嘉瑞王者有道則麟出不常見于

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麟之形與尋常山澤之獸不相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非如六畜之有馬牛犬豕野獸之有豺狼麋鹿常見其形不難辨認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雖有麟出山澤間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牛有角可辨認角類于牛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馬有騣鬣可辨認騣鬣類于馬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犬豕豺狼麋鹿六者形狀皆可辨認出于世間吾皆知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惟麟不常出于天下吾亦不知其為麟○史記老子傳孔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于龍則不可知韓文公正是學史記老子傳句法韓文公以蹈襲前言剽竊陳編為恥變化句法便成新奇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

亦宜有麟而人不可知其為麟則其人謂之不祥也亦宜也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雖然五帝三王太平之時麒麟在郊藪麟之出必有五帝三王之聖人在乎位麟乃為聖人而出非無故而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左傳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曰麟也然後取之○聖人如孔子者必能知麟有聖人知之可見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此一段又高麟乃仁獸為四靈之一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其有德不必論其形之不類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在位之時上無五帝三王下無孔子必無人知之則其謂之不祥之物也亦宜矣

此篇僅一百八十餘字有許多轉換往復變化議論不窮第一段說麟為靈物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第二轉說雖有麟不知其為麟第三轉說馬牛犬豕豺狼麋鹿吾皆知之惟麟不可知第四轉說麟既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第五轉說麟為聖人而出聖人者必知麟既有聖人知之則麟果不為不祥也第六轉說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其為仁獸為

靈物不必論其形第七轉說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在位之時則人謂之不祥也亦宜人能熟讀此等文字筆便圓活便能生議論

雜說上 韓愈

此篇主意謂聖君不可無賢臣賢臣不可無聖君聖賢相逢精聚神會斯可成天下之大功

龍噓氣成雲 喻聖君 雲固弗靈于龍也 喻賢臣○此謂聖君以官爵祿位與

賢臣然後賢臣可以立事業賢臣之賢豈能及聖君之聖哉然龍乘是氣聖君任賢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汩陵谷此謂聖君任賢臣可以立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變而通神而明有許多勳業雲亦靈怪矣哉賢臣之功業亦非常○此謂賢臣之才固亦奇特矣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賢臣遇聖君之任用而後成功業○此謂賢臣因聖君能用之而後見其為賢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此謂若聖君之聖則非人臣之所能使之為聖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聖君不得賢臣亦無以成治功○此謂然而聖君弗得賢臣無以輔賢於聖德雖有聖人之天資亦不足以成天下之大功其聖德不光明也失其所憑依信

不可歟此謂爲人君而無賢臣如人無股肱無耳目失其所憑失其所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此謂異哉聖君之所憑依者賢臣賢臣所爲之事業即聖君之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此謂賢臣必從聖君既曰龍雲從之矣既曰聖君必有賢臣起而輔佐之○此謂既有聖君在上賢臣必起而從之矣

雜說下 韓愈

此篇主意謂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者尊之以高爵食之以厚祿任之以重權其才斯可以展布

世有伯樂（知人者○伯樂姓孫名陽善相馬天上有一星名伯樂在天厩星之旁人見孫陽識馬因號之曰伯樂）然後有千里馬（異材○此謂有賢宰相然後有英雄豪傑為之用）千里馬常有（異材）而伯樂不常有（知人者○此謂英雄豪傑常有而宰相知人者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異材）祇辱于奴隸人之手駢死于槽櫪之間（駢頭而死言多也高才居下位）不以千里稱也（不知其為異材○此謂天下雖有英雄豪傑徒受辱于昏君庸相之朝沈滯于小官終身不得行其志不以英雄豪傑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才之異乎人者必尊位重祿以任使之○此謂英雄豪傑能立大事成大功者必得尊位重祿斯可以展布）今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今之養君

子不知其爲異材而加禮養○此謂養英雄豪傑者不知其能辦大事成大功而不以尊位重祿養之也是

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一句三字○位不尊力不足○二句三字○祿不重

才美不外見三句五字此章法○雖異材亦難展布也且欲與常馬等不可

得祿位不足以展布反不如常材安求其能千里也安得見其為異材○此謂英雄豪傑雖

有立大事成大功之才無尊位無厚祿無重權其才知不可展布其欲與常衆人等而不可得安可求其辦大

事成大功哉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

其意此三句即孟子所謂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非王公尊賢也執策而

臨之曰天下無良馬謂天下無異材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無才耶

其眞不識馬耶其上之人不識人耶〇此謂任使之不以其道爵祿之不能盡其材諫不行言不聽而不得以行其志爲宰相者推用其能之爲知人乃曰天下無英雄豪傑嗚呼天下其眞無英雄豪傑耶宰相其眞不識英雄豪傑耶

送薛存義序 柳宗元

章法句法字法皆好轉換關鎻緊謹嚴優柔理長而味永

河東薛存義將行起句緊切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

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應有關鎻）其知

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攷績幽明之說于其往也故賞之以酒肉而重之以辭（與發端數語相應）

送董邵南序　韓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于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豪傑也燕趙之士意氣投合）董生勉乎哉（一本作行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董生豪傑不遇時）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于古

所云又恐今日之燕趙非昔日之燕趙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燕趙尚有豪傑

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樂毅

而觀于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此亦感慨悲歌之意為我謝曰

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結句瀟灑慷慨

送王含秀才序 韓愈

王含之祖王績字無功嘗作醉鄉記此序以

醉鄉記三字生一篇議論下字影狀可見其

巧此序只從醉鄉記三字得意變化成一篇

議論此文公最巧處凡作論可以爲法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于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于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二公皆嗜酒好醉又與醉鄉親切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從醉鄉引得陶阮二人嗜酒者作證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于外也固不暇尚何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耶破醉鄉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

合王阮陶三人故添一徒字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張者張大誇耀之意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于其行姑與之飲酒不脫醉鄉字

答李秀才書 韓愈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友人詩六

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句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茍有論説因究其所以于是知吾子非庸衆人(字法)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怳若相接(章法)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汙甚矣子之心有似于吾元賓也(大有情思 有滋味)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爲工

將相從于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于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送許郢州序　韓愈

于頔乃一貪酷吏其爲觀察也賦斂苛急見唐書本傳韓文送許郢州崔復州二序皆諷諫之辭可以參觀于頔爲觀察使性貪而政

苛取財賦于州縣者甚急刺史縣令不可為
韓文公作此序以諷諫于頔文有權衡有箴
規
愈嘗以書自通于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

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己任者乎欲譏刺其惡必先誇誦其善先誇誦于公之賢正是學孟子道齊宣王易牛事是心足以王矣一段得進諫之道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于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常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雖是以刺史觀察對説作句下字皆有權度一私于其民一急于其賦可見爲刺史賢爲觀察者不賢繇是刺

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惠獨厚見刺史之仁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斂獨急見觀察使之不仁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此序本意欲諷觀察使于頔賦斂甚急刺史不能堪乃借刺史與觀察對說辭意輕重不待計量而見若獨說觀察則于公見之必怒矣此文章之妙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

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末人勸許公寬其縣其議論始公平辭意始圓備愈於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贈崔復州序　韓愈

此序諷諫于公與送許郢州序同意此序尤涵蓄只民就窮而斂愈急下民苦之使于公聞之皆勸于公寬賦斂以安州縣以安百姓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辯於縣吏乎能辯于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此一段非知田里小民之疾苦者不能言○添之庭二字句便不凡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産無常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

州句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收拾前二段將在于此乎愈甞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觀察使賦斂苛急則爲刺史者見其難而不見其榮觀察使賦斂寛緩則爲刺史者見其榮而不見其難以此諷諫于公最切

讀李翺文　歐陽修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翺特窮時憤世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翺爲秦漢閒好事行義之一豪儁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嘆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況迺翺一時有道而能文者

莫若韓愈愈甞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翺憂

者又皆疏遠與翊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嘆也夫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

以不至也此一轉筆力甚健

筆力簡而健然一篇得意處只是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先得此數句作此一篇文字然亦是祖述前言韓文公祭田橫墓文云當嬴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不能脫夫子於劍鋩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

文章軌範卷五

文章軌範卷六

宋　謝枋得　編

小心文　種字集

此集才學識三高議論關世教古之立言不朽者如是夫葉水心曰文章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人能熟此集學進識進而才亦進矣

前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獘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

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陳震長史叅軍蔣琬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

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
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
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
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于
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
知臣謹慎故臨崩託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
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
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奬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

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

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此是文暢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麾之喻儒名者在夷狄則進之喻墨名者吾取以為法焉浮屠文暢喜文章以其人喜文章文公取文暢只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于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觧其裝得所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説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説當自就其

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句法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此一段最高 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有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

于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于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于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耶此一段義理最精亦切近人情即是原道中議論無一語相似此韓文之所以爲奇特也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强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此一段尤切近人情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無聖人之道則人之類滅

久矣與禽獸何異　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之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此二節是儒者之過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見得丈公所以與文暢者只是取其能喜文章非取其道

柳子厚墓誌　韓愈

此篇係節文今依元本刊行如左

其名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

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于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

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子厚黨附王伾王叔文得罪貶永州司馬旣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子厚終于柳州刺史材不爲世用道不行于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于後世如今無疑也此三節議論有斷制有回斡有馳驟意氣激昂光彩爍爛一節高一節文章之

妙如此寧幾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于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大唐中興頌序 元結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唐明皇太子即位于靈武肅宗不受命于父而自立與篡位同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太子立則稱皇帝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天子退位則稱上皇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前代帝王有德有功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今日無盛德有大業而見于歌頌非老

於文學其誰宜爲

書箕子廟碑陰 柳宗元

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此人事之或然者也先生所以隱忍而不去意者有在於斯乎

此等文章天地間有數不可多見惟杜牧之絶句詩一首似之題烏江項羽廟云勝敗兵

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豪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字少意多文簡理詳有關世教非徒文也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好句法）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句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斡歸立祠意）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爲其後者四家（復者漢法免租賦科役也）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范文正公作此記李太伯在坐閒曰公此文

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安公曰何字曰先生之德不如以風字代德字公欣然改之盖太伯因記中有貪夫廉懦夫立六字遂思聞伯夷柳下惠之風一段因得風字也

跋紹興辛巳親征詔草 辛棄疾

使此詔見于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讐之大恥使此詔行于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此敵猶俱存也悲夫

袁州學記　李覯

本朝大儒作學記多矣三百年來人獨喜誦

袁州學記非曰筆端有氣力有光燄超然不

羣其立論高遠宏大不離乎人心天理宜乎

讀者樂而忘倦也葉水心云爲文不足關世

教雖工無益也可與知者道

皇帝二十有二年仁宗慶歷四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

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祗順德意句法有假官借師苟具文

書（句法）或連數城亡絃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句法）三十有二年（仁宗至和元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字法）大懼人才放失（字法）儒效闊疎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州陳君侁聞而是之（字法）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陿隘不足改爲乃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旴江李覯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

考諸經可見已（作學記不說虞夏商周自是欠事今只以一句道破筆力高古）秦以山西鏖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一句結有筆力）今代遭聖神爾衣得聖君（句法）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撢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

伏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此等文章關係世教萬世不磨滅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爲國者之憂

袁州學記李太伯文河東栁淇書京兆章友真篆稱爲三絶

書洛陽名園記後李格非

名園特遊觀之末令張大其事恢廣其意謂園囿之興廢乃洛陽盛衰之候洛陽之盛衰

乃天下治亂之候是至小之物關係至大有
學有識方能爲此文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黽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于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蹴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

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于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于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有此文章方可傳不然虛辭浮語雖工何可傳嗚呼公卿大夫方進于朝放乎一己之私自爲之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

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横無際涯朝暉夕隂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隂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檝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

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

與歸

文章軌範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軌範卷七

宋 謝枋得 編

小心文 乎字集

韓文公蘇東坡二公之文皆自莊子覺悟此集可

與莊子並驅爭先

祭田横墓文 韓愈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横墓下感横義高

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脱夫子於劒鋩豈所實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上梅直講書

蘇軾

某官執事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切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于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答問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又何爲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

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升斗之祿自度無以進見于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

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向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茍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茍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賛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盖

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温而不怒其文章寛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三槐堂記 學史記 蘇軾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顔之厄此

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阨于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于子孫則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祐顯于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時蓋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魏

國文正公旦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于身責報于天取必于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素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

孫德裕功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隂滿庭吾儕小人朝不謀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表忠觀碑　蘇軾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事臣抃趙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于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

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于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

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于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

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徽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墮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表忠觀銘曰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絶類離倫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

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托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然新宫匪私于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潘子真云東坡作表忠觀碑王荆公寘坐隅

葉致遠楊德逢二人在坐有客問曰相公亦

喜斯人之作也公曰斯作絶似西漢坐客歎

譽不已公笑曰西漢誰人可擬德逢對曰王

褒葢易之也公曰不可草草德逢復曰司馬

相如楊雄之流乎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

喻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准易

論語未見其叙事典贍若此也直須與子長

馳騁上下坐客又從而賛之公曰畢竟似子

長何語坐客悚然公徐曰楚漢以來諸侯王

年表也

送孟東野序 韓愈

此篇凡六百二十餘字鳴字四十讀者不覺

其繁何也句法變化凡二十九樣有頓挫有

升降有起伏有抑揚如層峰叠巒如驚濤怒

浪無一句懈怠無一字塵埃愈讀愈可喜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

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于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于人也亦然人聲之精

者爲言文辭之于言又其精者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假于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于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荒唐之辭鳴于楚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以荀卿儕孟子非其倫臧孫辰何人未見其有道又與孟子並立安可謂之以道鳴此文公學問偏駁處

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于古然未嘗絶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上四句一樣五字若第五句不用九字文勢便庸腐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此六字包括多其

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晉魏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此二句占地步）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序因送東野作結歸東野身上只兩句此文章之妙）

前赤壁賦　蘇軾

此賦學莊騷文法無一句與莊騷相似非超然之才絕倫之識不能爲也瀟灑神奇出塵絕俗如乘雲御風而立乎九霄之上俯視六合何物茫茫非惟不掛之齒牙亦不足入其靈臺丹府也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于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

少焉月出于東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余嘗中秋夜泛舟大江月色水光與天宇合而為一始知此賦之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學楚騷文）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秋水清見底月在水中謂之空明月光與波俱動謂之流光搖槳曰擊逆水而上曰泝）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愬餘音嫋嫋不絶如縷舞幽壑之

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此一段設爲客之言曹操詩見文選月明星稀烏鵲南飛譏蜀先主之南走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横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有感慨況吾與子漁樵于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

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有感慨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于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說水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說月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此一段全學莊子情思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

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如食邑之食言享也客喜而笑洗盞更酌殽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蘇軾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脱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殽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

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携酒與魚復遊于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

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皐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阿房宮賦 杜牧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墻五

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琢各抱地勢鈎心鬬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内一宫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爲秦宫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緑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宫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

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于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于周身之帛縷直欄横檻多于九土

之城郭管絃嘔啞多于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此一節且說盤谷大體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

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緑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當世者之所爲也此一節形容得志富貴之人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于山美可茹釣于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所安與其譽于前孰若無毀于其後與其樂于身孰若無憂于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之不遇于時者之所爲也此一節形容隱居退

避之人我則行之承上接下不斷伺候于公卿之門奔走于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汙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于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于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通篇全舉李愿説話自説只數語具實非李愿言此又是一格式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湘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

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文章軌範卷七